

博士学位有什么用处？

克劳迪亚·S·萨里科

克劳迪亚·S·萨里科 (Cláudia S. Sarrico)：葡萄牙明奥大学 (University of Minho) 经济与管理学院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管理学教授、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Policies) 成员

电子邮件：c.s.sarrico@eeg.uminho.pt

在高收入国家，博士学位的获得率迅速增长，最近低收入国家也呈现出类似趋势。2019 年，OECD 地区 25-64 岁人口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平均比例约为 1%。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当今的年轻人中将有 2.3% 会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扩张，以及现今的博士学位有什么用处？

博士学位人数增长迅速

对博士学位持有者数量的担忧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美国，但这种担忧并没有抑制增长。持续的扩张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博士学位对个人和社会的投资回报是什么？

博士学位的规模扩张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追求的一般性扩张的结果，这一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马丁·特劳 (Martin Trow) 已有讨论，同时高参与率的高等教育体系也在全球普及。

博士教育的规模扩张旨在培养人们进行研究，这是 OECD 国家的一个早已确立的现象，研究活动传统上集中在这些国家，但如今研究能力正在扩展到更多国家，中国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信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 年，只有 36 个

国家的博士学位获得率超过了人口的 0.6%，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不属于 OECD。在 OECD 地区，1997~2017 年的 20 年间，新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从 14 万到 27.68 万）。相比之下，2000~2020 年期间研发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只增长了 18%。这意味着许多博士学位持有者将不参与活动。

博士学位获得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普通高等教育获得的增长速度：在 2014~2019 年间，OECD 地区的博士生教育增长了 25%（从 0.93% 到 1.16%），而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为 12.7%（从 33.65% 到 37.90%）。

为什么颁发了这么多博士学位？

政府一直鼓励培养更多的博士生，希望发展知识经济以促进增长和繁荣。研究资金直接奖励高等教育院校培养更多的博士生、并发展更多的博士后职位，也间接鼓励了研究出版与引用。大部分额外的研究资金用于固定期限项目，这些项目雇佣博士后研究员，签订固定期限合同。博士生教育的扩张确保了这些博士后职位的不断供应。

研究资金的增加也激发了大学毕业生对学术职业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热爱科学”的毕业生。在某些领域，这些博士学位持有者在学术界外也备受重视，因为雇主们欣赏

他们的技术和可转移技能。这种情况在科技生态系统中更为常见，在这些系统中，大学与外部世界合作紧密，企业的技术密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有些人可能也在利用博士学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体系中区分自己，以应对饱和的毕业生市场。这种学历主义在商业、公共管理和卫生等专业领域更为常见，它更多是为了提升个人地位，而不是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回应。可以说，其中一些“专业博士”并不符合传统和国际公认的博士学位定义，即通过实质性的原创研究工作获得的学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其博士学位调查中使用的“研究型博士”定义比综合高等教育数据系统更为严格，教育学博士（EdD）和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BA）较少被纳入其中。

另一个极端的证书主义例子是一些公众人物，通常是政治家，因为剽窃而失去博士学位。这表明他们追求知识不是他们的目标。相反，他们利用博士学位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地位。

对人才的引进是博士学位生产的另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在 OECD 国家，五分之一以上的博士研究生是国际学生（而本科生层面国际学生仅为 4%）。在大多数国家，英语已经成为吸引最优秀的外国人才（包括英语非母语国家）的通用语言。许多国家依赖这些移民来支持他们的研究系统。

博士学位获得者毕业后会发生什么？

尽管很多人会尝试，但多数博士学位持有者将无法进入传统的学术界，他们将成为“永久博士后”（permadoocs），在转向学术界之外的工作之前，接连签订一系列固定期限的合同，其中部分毕业生可以在研究领域工作，而大多数的毕业生在非研究领域从事

工作。

不确定性一直是学术职业早期阶段的特点，但随着博士学位持有者数量的增加，年轻一代在向学术界的长期合同过渡方面表现得更不理想。那些成功的人需要具备地理流动性和自信，致力于研究和建立人际网络，并准备忍受漫长的不稳定期。

不稳定性引发了关于公平、多样性和包容性等严重问题，因为来自特权背景的人更有可能不受其阻碍。至于女性，在大多数领域，她们在博士教育中的地位已经与男性相当。但她们在终身教职职位、学术生涯的高层以及在工程等学术界外机会更好的领域中仍然代表性不足。学术职业所需的国际流动性是女性面临的另一个障碍，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女性。

学术界面临的危险是它可能无法再吸引和留住最有才华的人才，因为学术界之外的工作早就提供了无限期合同，以及更好的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前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学术界的智力回报更高，但从事其他工作的博士学位持有者往往对他们的处境感到满意。学术界必须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否则科学的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已经有一些例证表明，在某些领域，博士后职位变得越来越难填补。

此外，如果继续以超出学术界可吸收的速度培养博士生，那么博士生教育应更好地为候选人在高等教育、商业、政府、私营非营利部门和自雇等各种职业选择做好准备。

这对博士教育意味着什么？

博士生教育的增长导致更多正式、更结构化及受监管的学习项目。它还带来了更多多样化的方法，平衡了传统的学科研究博士学位与为博士研究生准备学术界以外的有益

工作的紧张关系。

对博士学位在学术界以外的价值的担忧已经在所有学科中变得普遍。新的合作博士项目在合作环境中由公共和私人机构共同发起。它们旨在具有与传统博士学位相同的地位，仍然被视为“研究型博士学位”，但追求的是应用而非理论知识。它们对双方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优先事项。它们也引发了关于合作中学术诚信和自由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博士候选人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有些人在之前的学习中并非就读该专业，有些博士生年龄较大，也有一些博士生已具备专业经验。这意味单一模式的博士生教育不再适用，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博士生教育需要为毕业生做好准备，使他们能够胜任学术界之外的工作，同时也为更广泛的学术生涯要求做好准备，包括研究、教育、社会参与以及领导和管理任务，即学术界内外的多样化职业。